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二十九

漢張釋之文帝時廷尉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

於民也。且方是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當棄市。帝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

何並。袁帝時為潁川太守。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贓千金。並初赴任過辭元。元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時陽翟輕俠趙季李款。以氣力漁食閭里從横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勑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趙李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於是皆如其令。郡中清靜

祭遵從光武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
遵格殺之光武令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
常欲衆軍整齊令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
也光武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
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趙憙光武以爲平林侯相後拜懷令大姓李
子春先爲琅邪相豪猾兼并爲人所患憙下
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
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

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犯法律不可枉也遷憙平原太守

虞延遷洛陽令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箠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光武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

臣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樊儵明帝永平初拜長水校尉封燕侯時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任隗雜理其獄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耶儵對曰天下高

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臣等以荊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儵益以此知名

蘇章順帝時為冀州刺史。章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姦贓。乃為設酒甚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桓典靈帝光和中拜侍御史執正無所回避嘗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三國魏高柔文帝時爲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名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帝意悟乃下京名即

還訊各當其罪

後魏源懷世宗時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寛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撿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涙無以對懷遂表劾之

崔光韶莊帝時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

贓罪被刻光韶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寛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奉法不回如此

隋趙綽高祖時與辛亶同為刑部侍郎亶嘗衣緋褌俗云利於官帝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

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辭衣。帝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釋而勞勉之。時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帝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帝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安殺人。豈得不關臣事。帝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帝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

益前訶之不肯退帝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
復上奏切諫乃止
源師少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煬帝時拜大
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勑宮外衛士不得輒離
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
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
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
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唐李素立高祖時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

帝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方大業經始柰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之

戴冑太宗時為大理少卿帝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勑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冑奏據法應流帝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勑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今既知其不可復斷

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長孫無忌嘗以被召不觧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察。罪當死。無忌贖。冑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法者。凡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録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太宗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太宗将可。冑駮之曰。校尉縁無忌以致罪。

罪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免

李乾祐太宗時爲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帝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

劉藏器高宗時爲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女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

還。凡再劾再止。蔵罷曰。法爲天下縣衡。陛下用舍繫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

狄仁傑。高宗時爲大理丞。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帝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

王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

權懷恩高宗時以蔭累遷尚乘奉御。馭人安畢羅為帝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遣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輙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莫逢

權懷恩
馬懷素武后時遷左臺監察御史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譖嶺表太僕崔貞慎等祖道易之使人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不從曰貞慎餞流人嘗得罪以為反謀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耳貞慎等乃得免

裴懷古武后時遷監察御史時恒州浮屠爲其徒誣告訊詛不道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爲后申析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觧得不誅

蘇瓌中宗時遷戸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鄭普思以妖幻位秘書負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訹爲亂瓌捕擊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

不可。帝猶依違、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

李元紘、睿宗時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旨、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

宋璟中宗時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寵、數有請于璟、璟厲聲荅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

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祿產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宫掖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不道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韓休玄宗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

萬年尉李羨王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先見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羨王。帝不許休固諍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

穆寧肅宗時為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時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粮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

亂自我始何所避罪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師衆數萬爲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邪寧荅曰命寧主粮者勅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粮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人重其守法

柳渾德宗時判門下省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

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
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律由是
工不死

薛存誠憲宗時拜御史中丞時浮屠鑒虛者
自貞元中關通賂遺會坐于頔杜黃裳家事
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
辟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
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
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名赦之請先殺臣

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罪

柳公綽憲宗時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耳。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意乃解

許孟容憲宗時爲京兆尹。時神策軍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百萬滿三歲不肯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剋日命

還之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帝命付本軍治之孟容繫不遣奏曰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跡威望大震

韋子澳宣宗時為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子澳逮繫之帝問其故子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荅曰陛下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曰是不可犯俾輸租乃免

宋趙普太宗時陳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于帝。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儗乘輿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乃聽之賜死商州

錢若水爲樞密副使時招討使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檄之賊

且入塞。當以時進軍。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具。太宗怒。命中使乘驛馳取盧之翰等三人首。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帝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猶留廷中不去。帝既食久之。使人偵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帝出詰之曰。朕以爾爲賢。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據李繼隆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

狀明白。加誅何晚。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帝意解。乃名宰相呂端等如若水議。既而虜不入塞。事皆虛誕

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蔡齊拜樞密副使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以外戚未更赦復官。齊明日入奏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從之。乃抵齊雄罪

劉敞仁宗時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鬬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乃詔以其章下府著為令

范純仁英宗時知襄邑縣。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而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之士。令敢爾耶。白其事于上。

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綦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帝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苗時中為潞州司法參軍。時郡守欲入一囚於死。時中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熙寧中拜為司農丞

金李仲畧世宗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贓。帝命仲畧鞫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

帝頗然之。仲畧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況執中兇殘很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帝曰。卿言是也。遂寘于法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哀宗時拜尚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忠孝軍提控李德以月糧不優。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幾於罵詈。郎中移剌克忠白之。仲德怒。縛德杖之六十。帝諭之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

乃爾。仲德曰。將帥之職。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不敢有犯

元撒纘嗣國王速渾察之子。自襁褓時。世祖撫育之若子。及長。常侍左右。帝嘗詔之曰。男女異路。古制也。況掖庭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

之。既而近臣孛羅銜命遽出。行失其次。撒蠻怒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怪其久不至。詢知其故。釋其罪。撒蠻因進曰。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言誠是也

趙璧。憲宗時為河南經畧使。河南劉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所請而後行。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為虐。强取民女有色者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劉

大驚。時天大雪。因詣辟相勞苦且酌酒賀曰。経畧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為瑞應。辟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劉屏氣不復敢出語。歸臥病而卒。時人以為懼死

李好文拜監察御史。錄囚河東。有撒都剌者以足蹋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刃。況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尤重。乃寘之死。河東為之震肅

國朝朱友文洪武三年爲天策衛知事初指揮
張溫守蘭州元將王保保兵圍城溫督將士
備守夜二鼓圍兵登城千户郭祐被酒醉臥
不之覺巡城官軍擊却之圍既解溫執祐將
斬之友文諍之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祐以
令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
既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
名竊以爲不可溫悟杖祐而釋之
太祖皇帝聞之謂輔臣曰友文以幕僚能守朝

廷法。直言開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賚予。以勸其餘。遂賜綺帛各五匹

五倫書卷之二十九

五倫書卷之三十

臣道

善行上

列國鄭子產為大夫。魯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太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

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
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火。鄭復大水。
龍闘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産
弗許。曰。我闘。龍弗我覿也。龍闘。我獨何覿焉。
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
我。乃止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帝方
擁戚姬。昌還走。帝追及之。問曰。我何如主也。

昌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帝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得而昌廷爭之彊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笑即罷之

袁盎文帝時為郎中帝幸上林后與慎夫人從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因前說曰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

同坐哉不見人衆手於是帝乃悅夫人賜盎
金五十斤
宋弘光武徵拜爲大司空弘薦桓譚名拜議郎給事中帝讌輙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遣吏名譚至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令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將舉以法譚頓首謝乃遣之後帝大會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薦譚者望能以忠正

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

任延。光武時為武威太守。帝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郅惲。光武時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

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為憂。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帝賜惲帛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韓稜和帝時為尚書令。竇憲使人刺殺齊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按其事。稜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恐。

求出擊北匈奴。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黃琬靈帝時為太尉。董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駮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對曰。昔白公

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

晉嵆紹惠帝時累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駮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為過。宜謚曰繆。司空張華為趙王倫所誅。議者欲復其爵。紹曰。華歷任内外。雖粗有善事。然兆禍始亂。華實為之。不

宜復其爵位齊王冏輔政時紹嘗詣事遇冏讌會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為懽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為伶人之事冏大慚艾等不自得而退

温嶠明帝時為中書令王敦欲誣帝以不孝云温嶠在東宫久最所知悉因厲聲問嶠謂

懼威必與己同嚮正色對曰鈞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當今諒闇之際有至性可稱敦嘿然不悅後敦敗嶠鎮武昌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群下者命削去之

南宋謝莊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高祖出行夜還勑開門莊居守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帝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

閑苑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並誡
陛下令蒙犯塵露晨往宵歸恐不逞之徒安
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北齊張耀為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車
駕夜還耀不開門勒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
開迎文宣笑曰卿欲學郅君章也賜以錦袍
以其忠勤深見親待
唐段志玄太宗時為驍騎大將軍文德皇后葬
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

二将軍所士及披户納使志玄拒曰軍門不
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
曙帝嘆曰真将軍周亞夫何以加焉
褚遂良太宗貞觀中累遷兼知起居事帝曰
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
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
有天子自觀史者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
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
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善其言

狄仁傑高宗時為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大丈夫哉

王及善高宗時授朝散大夫皇太子弘亨擢為左奉衛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帝聞賜絹百餘疋除左千牛衛將

軍
郝處俊為中書令。高宗欲詔武后攝知國政令宰相議之。處俊曰。臣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帝遂止

李昭德武后時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子、后未許。令昭德詰之。昭德遂殺慶之、餘衆乃息。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冊。豈有已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得天皇子孫為萬代計。況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來食矣。后以為然

崔祐甫代宗時累遷中書舍人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宰相常衮率群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祐甫對曰臣聞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猫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爲害帝異其言

李絳憲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令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倉廩空虛。陛下誠宜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畧。可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

魏謩文宗時累遷爲起居舍人。會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宋竇儀周世宗時從太祖下滁州籍其帑藏數日後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爲官物。非

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王祐事太祖為知制誥。魏州節度使符彥卿
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帝。帝使祐使魏
以便宜付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
相。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
語。祐徑趨出。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帝問曰。汝敢保
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彥卿家各百口。
願以臣之家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

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之

竇儼太祖時爲晉府記室。賈琰爲推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聲下氣。褒贊捷給。儼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愧於心耶。太宗甚怒。白太祖斥儼出爲涇州節判。後即位。思之。召爲樞密直學士。數月即參知政事。諳之曰。卿嘗面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

直言耳

李沆真宗時拜相。帝問沆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則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仁宗以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他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遂寢其事

王旦為相時。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

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旦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

馬知節真宗時任樞密。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時丁謂輩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輙面

詆之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餘皆匿之既退以己意稱聖旨行之嘗與知節俱奏事帝前欽若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知節退見王旦詞色尚怒因語旦曰諸子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

孔道輔仁宗時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師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

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張昇仁宗朝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奈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耳帝為之感動

范鎮神宗時居內翰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行即請致仕安石怒鎮落翰林學士致仕鎮既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趙抃為御史范鎮為諫官以論陳執中事有隙熙寧中安石執政恨鎮數毀之於神宗且

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帝以問抃。對曰。忠臣。帝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安石問抃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抃曰。不敢以私害公

陳瓘為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後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

吾有一書論其過授之以決去就旦持入省
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詬
語攉色不為動徐起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
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
周必大孝宗時除參知政事有介椒房之援
求為郎者帝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
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
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帝喜曰肯如
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

予而不予。何怨之有。帝曰。此任責非任怨也。後拜右丞相

袁樞孝宗時為國史院編脩官。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歎曰。無愧古良史

元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太宗崩。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后以御寶空紙付

輿都剌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
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
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輿都剌合蠻所建
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
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
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
楚材辯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
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
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

尚文拜中書左丞時西域賈人有奉珎寶進售者其價六十萬定省臣平章顧謂文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為過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飢三日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平章固請觀之文竟

不爲動

徹里帖木兒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時黃河清有司以爲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以爲臣忠爲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爲瑞餘何益於治哉竟不以聞

樊執敬順帝時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誚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人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乎

二

朶爾直班。順帝時為御史。元日朝賀。當糾正
班次。即上言百官踰越班制者當同失儀論
以懲不敬。先是教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
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至是朶爾直班執不
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朶爾直班曰。事不
可行。卒不入正班